

# 弹劾恭亲王事件背后的权力博弈

同治四年(1865)三月初四、紫禁城内,慈禧与慈安两位太后早早地便已端坐在东暖阁,书案上放着一份新呈的奏折。按照常例,恭亲王又来入值觐见两宫。

恭亲王刚迈进殿门,不等其开口,慈禧便指着案上的折子厉声道:“有人劾汝!”恭亲王急忙拿起,粗粗一看,瞬间气涌心头,怒目圆睁,追问:“谁人所为?”慈禧极不情愿地答曰:“蔡寿祺!”恭亲王失声道:“蔡寿祺非好人!”话音未落,他便拂袖而去。

三日后,朝廷颁布一道上谕:“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,革去一切差使,不准干预公事。”此令一出,朝野顿时一派震惊与哗然。

## 模糊的权限

堂堂议政王突然失势,自然成为坊间巷尾之饭后谈资。众人猜度:慈禧此番痛下杀手,想必此前早已盛传的叔嫂失和之秘闻并非空穴来风。这道上谕表明叔嫂已彻底摊牌,撕破脸面。

所谓性格决定命运,恭亲王之个性,确有可议之处。史学家吴相湘曾言:“恭王性质开明,临事敏决,能力之富强,当时廷臣中,实罕其比。”可见恭亲王堪称推动洋务改革、缔造

中兴之不二人选。然而,恭亲王的短板亦非常扎眼,他“自幼学养不固,举趾高徒,是为美中不足”。

比如每次上朝,恭亲王“辄立谈移晷,宫监进茗饮”,两宫太后必客气一下,道:“给六爷茶。”然而有一回,叔嫂召对颇久,“王立御案前,举瓯将饮,忽悟此御茶也,仍还置处,两宫哂焉”。当日两宫忘记赐茶,恭亲王竟险些喝了同治小皇帝的御茶,由此知其潜意识中对君臣之礼并不十分在意。更让两宫不能忍的是,按照祖制,太后召见之地,“无论若何大员,非总管太监传旨,不能径入”。而恭亲王却往往不吃这一套,未等内监传旨,“径直入内,以为此制非为彼而设也”。

不过,对于两位处在权力巅峰的统治者而言,私人嫌隙仅是表象,决定彼此恩怨离合的主因,终究还是权力的争夺。早在1861年刚打掉咸丰皇帝生前指定的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时,慈禧便借同治帝名义,郑重向世人宣告:两宫太后拥有至高无上的最终决策权,而所谓的“议政王”仅仅是埋头干事的行政首脑。至此,两宫将自己同恭亲王的权限划分得泾渭分明。

然而,于日后的实际政治操作中,恭亲王却逐渐有意无意地侵夺太后之权,让原来厘清的权限变得模糊。这让慈禧心中甚为忧虑:首先,恭亲王领衔军机处,朝廷大政方针的制定,大半出自恭亲王、文祥、桂良诸人之手,两宫裁断权渐成摆设。其次,为了贯彻改革大计,防止出现“政令不出紫禁城”的窘境,恭亲王就必须保证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步调一致,于是他通过私人关系同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督抚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,从而使得洋务运动得以全面铺开。手握朝廷大权的恭亲王又跟督抚打成一片,这怎能不让慈禧焦心?

## 两面授意

叔嫂不欢而散后的次日,慈禧立即召集大学士周祖培、瑞常,吏部尚书朱凤标,户部侍郎吴廷栋等重臣商议对策。据周祖培的心腹幕僚李慈铭所载,慈禧先是出示蔡寿祺之折,指出恭亲王有贪墨、骄盈、揽权、徇私之罪,其应“归政朝廷,退居藩邸,请别择懿亲议政”。接着两宫垂泪谕诸臣曰:“王植党擅政,渐不能堪,欲重治王罪!”

第二天,大学士倭仁便会同周祖培等人审讯蔡寿祺,谁料蔡寿祺居然提供不出任何确凿证据。不过纵使无真凭实据,已洞察圣意的倭仁依旧以笔为刀,狠狠黑了恭亲王一把。倭仁的奏覆果然符合慈禧心意,只是太后仍觉言辞尚不够重。就在倭仁拟写奏折的当天,慈禧自己也起草了一道诏谕,并且命令倭仁、周祖培等人改毕后,“即下内阁速行之,不必由军机!”慈禧打破常规程序,跳过军机处颁发诏谕,让恭亲王嫡系失去了转圜的余地。

次日,道光帝第五子醇亲王奕詝首先发难,认为恭亲王“未闻有昭著劣迹”,“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,若遽行罢斥,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”。醇亲王德高望重,自然很快引来一片附议之声。迫于压力,慈禧不得不“飭下王公大臣集议”。

面对强大的反对声,慈禧居然尚有心情玩两面之术。初九,在王公大臣会议之前,她先私下召见倭仁、周祖培等人,表明其罢黜恭亲王之决心;紧接着,她又召见军机处文祥等人,施以安抚,并流露出愿意让步的信号。

慈禧为何耍弄群臣,口谕两歧?她此番罢黜恭亲王,仅是出于敲山震虎、收拢大权之目的,并非要置其于死地。况且一来证据不足,二来王公力保,三来列强不满,慈禧若执意为之,不免陷于骑虎难下之窘境。是故她暗示倭仁于会上力争,借势将罢斥恭亲王责任推给别人,自己便可以体面地找台阶避开风口,退居幕后。此外,慈禧尚有一层用意,即通过内阁集会争辩,可以迅速促使朝中阵营分化。

## 恭亲王归来

十三日,在东陵监工的醇亲王奕詝赶回京城,急忙上书替六哥恭亲王说情。又一个重量级皇族表态,局面开始反转。第二天,主公大臣再度于内阁集会。深悉太后真意的倭仁抢得先机,出示自己所写疏稿,力持醇亲王等折可置勿议。此招果然奏效,众人皆知驱驰于前的倭仁的后台乃慈禧,故大多支支吾吾,顾左右而言他。有人认为此为皇族家事,不便插嘴;有人云恭亲王屡召物议,岂是子虚乌有,所以难当大任;有人还建议既然上谕已颁,不宜朝令夕改,应将错就错。就在众说纷纭时,肃亲王华丰按捺不住,拿出自己的疏稿,要求重新起用恭亲王。

眼瞅着众皇族抱成一团,公论汹汹,慈禧遂见好就收,十六日谕旨命“恭亲王着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,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”。至此,恭亲王算是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,但他已无议政王与军机大臣头衔。

曙光已现,皇族集团并不欲就此收手,只有给恭亲王争取更多的权力,他们的地位才会稳固。十八日,醇亲王奕詝再上一折,这次剑指倭仁。奕詝可谓将了慈禧一军,追究倭仁之过失,说不定就会暴露自己私拟谕旨、指示群臣破例颁旨的阴谋。终于,慈禧在四月十四日再下谕令:“恭亲王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,毋庸复议政名目,以示裁抑!”据说当日恭亲王进宫谢恩,“伏地痛哭,无以自容”。

在京城宫斗正酣之际,远在江苏的李鸿章给恩师曾国藩致信一封,信中写道:“恭邸似可渐复,唯与良相(倭仁)嫌衅日深,仍恐波澜未已。”诚然,慈禧虽收回了大权,却打醒了恭亲王这头猛虎,叔嫂之间的权斗才刚刚揭开帷幕。与此同时,经历了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地方各省,与朝廷的嫌隙逐渐扩大,二者之间的冲突已在所难免。

据《老年文汇报》

